

上蘭著

王 兰 若 画 集

WANG LANRUO HUAJI

出 版：嶺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广 州 长 堤 新 基 路 25 号)

印 刷：深 圳 嘉 年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发 行：广 东 省 新 華 書 店

787×1092 1/12 开本 7 印张

1985 年 7 月第一版 198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8260.1406 定价：11元

王蘭若畫集

饒宗臣題

嶺南美術出版社

1985 · 廣州 ·



作画中的作者

序

王 立 法前人， 师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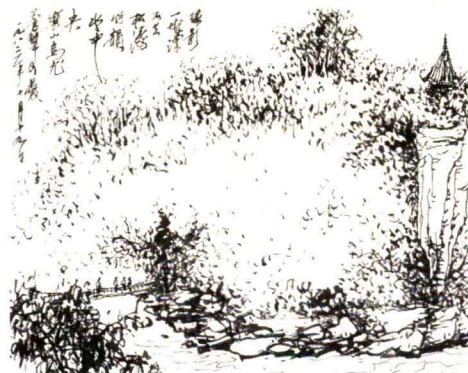
王兰若早年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上海美专，得到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等老一辈著名画家的亲自指导。师承对于王兰若艺术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他的作品不论是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都有较深厚的传统功力，可见接受了师辈画风的影响。他善于学习，广收博取，努力于艺术探索、寻求，自辟蹊径，博而能专，精不偏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遵循“法于前人，师于造化”的原则，努力吸收前人从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传统画论和技法，为表现现实生活的新内容所用而不受古人笔墨的羁绊。他面向生活，面向自然，从艺术表现的内容和切身感受出发，借鉴前人而非简单地袭用古法；敢于突破框框而不为古法所束缚，多方探索以发挥笔彩墨韵，使其笔下的热带鱼、墨兰、梅花、枇杷、海中水族等等，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妙得天趣。老画家数十年勤奋的艺术实践与探索，在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王兰若的艺术成就固然得力于他较深厚的传统笔墨基础和对传统技法的活用，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以造化为师”。无比丰富的现实生活和大自然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为了山水画的创作，他年近古稀仍不避艰辛出游名山大川；为了花鸟画的出新，更是栽花种果，植兰养鱼，与他的描绘对象日夕相对，察其理而穷神，探其微而揆要，掌握各种生物的外形变化和性格特征，默记于心，反复琢磨，使之闭目而浮眼底，捏笔而呼之欲出。正因他平素将描写对象熟谙于胸中，一旦展纸运笔便笔不迟疑，挥写自如，形神兼备，笔无误落。

陈 吾 清秀若兰

画家王兰若画兰，很有独到之处。他曾专门栽培过十多种兰花，对它的生长过程和气质特点细心地观察、研究，并写生入画。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作实践，终于画出很多优秀之作，我们在《石洁兰香》、《墨兰》等作品中看到的，确是笔工见功夫，片片兰叶挺拔而富有弹性，兰花灿烂多姿，仿佛清香扑鼻。

王兰若不但擅于画兰，他的创作题材是非常广泛的，从山水人物、花卉静物，以至飞禽走兽、水族鱼虾，无所不画，而且造诣都很高，可以说是国画的通才。这是由于他对国画的传统笔墨，渲染技法下过苦功，重视写生，并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在《榕江榕》中，古榕是如此苍劲有力，气势雄健；



《墨竹》中的竹，浓淡相宜，清幽高雅。他画青蟹龙虾，常用重彩，骨壳坚硬，质感很强；而画神仙鱼则富丽柔软，栩栩如生。许多作品所用技法，即如他画兰一样，水分的渲染掌握得恰到好处，落笔稳健而潇洒，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新的风格。

早在三十年代，王兰若还在上海学画时，就以《坐镇》一画，开始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这幅以松鹰为题材的国画，用笔简练而气魄雄伟，受到美术界前辈的称赞。抗战胜利后，他曾游学南洋，创作了不少国画，受到华侨艺术爱好者的欢迎，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

数十年来，王兰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绘画。他常说：“我一辈子别无他求，只爱绘画，希望在国画传统笔墨的探索、研究中能取得一些成果而已。”就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在十年浩劫期间，却被无辜地遣送回乡，在广东汕头地区农村的一间破庙中落户。但各种迫害都不能动摇他献身艺术的决心，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继续绘画。

一九八〇年五月间，文化部国画创作组邀请王兰若往北京作客。党和政府的关怀使他无限感动，激发起更高的创作热情。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画室里，不到五十天，他就作画近百幅。在内容和技法上都出现了新的突破，艺术的感染力就更强了。

王兰若现已年届七十，但创作精力仍很旺盛，他豪迈地表示希望再从事创作二、三十年。我们衷心祝愿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郭笃士 劲气内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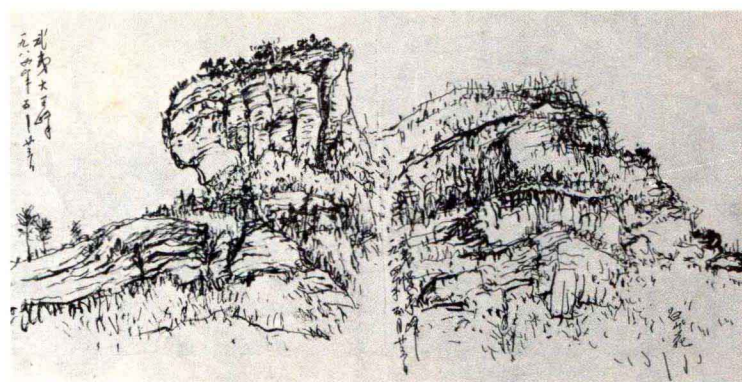
王兰若先生幼承家训，工于书法。最早从柳公权、欧阳询入手。进入美专以后，继续在这方面悉心陶冶自己，既有岳武穆的健劲，又有徐青藤的潇洒，花甲周后，则神似文衡山、祝允明两家。

他的人格，他的书法，他的画风，统一于“劲气内敛”。他把人格融入书法，把书法融入画法。

画家题款，从前人作个比较，倪云林和恽南田纯用楷书，神似魏晋。石溪与瘿瓢两家力求真率，略似怀素。神采凝重而不露芒角，文衡山与董玄宰最为得体，这是兰翁所走的道路。

生命为了艺术，艺术就是生命，这是对于兰翁的人格和艺事的概括。

不是“劲气内敛”，经不起二十年的生活坎坷，亦不能在凄风苦雨中刻苦钻研。不是“劲气内敛”，将使作品一味甜熟而趋于庸俗。劲气而不内敛，又使作品一味剑拔弩张而趋于横霸。



兰翁的画法，不单表现了凝重的神采，而且最能启发后进。他画路宽广，功底沉实，把学习者导向踏实和浑厚的道路。

兰翁山水格调很高，载在香港版《潮汕国画家选集》的大立轴，全部用渴笔焦墨，表现重峦叠嶂和草树蓊郁。黄宾虹先生论画极主“苍劲华滋”。不用渴笔焦墨，不能表现苍劲；可是用笔不是有圆有方，刚中带柔，又不能表现华滋。兰翁受过黄老的熏陶，所以取得山水技法的奥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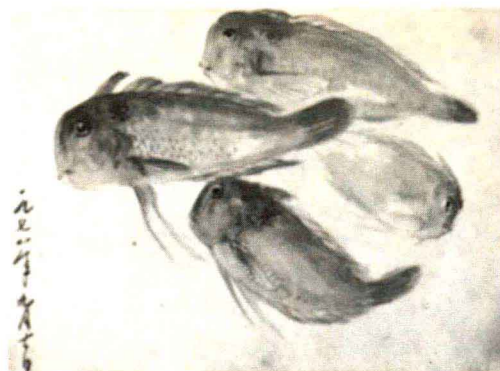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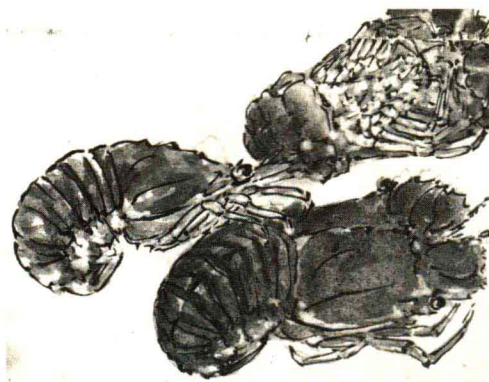
欣赏他的山水作品，结合他的言行，称赞他的“劲气内敛”不会离谱。

蔡起贤 端庄杂流利， 刚健含婀娜

王兰若老师曾用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诗句“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作为画兰之法，题其兰轴。这是王老对于兰花经过细致的观察和长期的描绘所独有的心得。这两句诗，既概括了画兰之法，也恰能说尽兰花的神态。凡花卉、山水、翎毛、鳞甲等，王老皆无不工，也偶写人物，如《欧阳修》一幅，被选入中国画研究院第一届画展展出。他的艺术风格，尤以清与秀为特色。

水土各异，语言有重浊、轻清之分；动植物的分布生长，也各相土宜。“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明代周彦敬《棉江欵乃九章》序言说是“山水清丽，人物秀美”的地方。潮汕出产的美术工艺品，确有清与秀的特色。王老生长于揭阳岐山、榕水之间，三十余年寄寓鲗岛，濒海而居，“养移体，居移气”，无怪他所作的画，自具潮汕特有的风神面貌。

王老早年在上海美专学画，师承海派诸大师。但画紫藤虽学缶老用笔“干如屈铁，须似钗股”（黄宾虹评吴昌硕语），而溢于楮墨之间的，却有益于缶老的“横悍”（见张宗祥《读黄宾虹的画》引言）。用墨虽师范黄宾虹的浓、淡、破、积、泼、宿、焦七法，而临黄宾虹的山水画，于浑涵之外却独标清逸。近年来他遍游大江南北，登泰岳、攀黄山、历三峡、临白帝、览古西安，胸次更为开廓，笔墨更为酣畅。近作兰石、松鹤等巨幅，端庄、流利、刚健、婀娜，清秀之气迫人。杜甫评王维诗道：“惊传秀句寰区满”；评孟浩然的诗则说：“清诗句句尽堪传”。对王诗指出一个“秀”字；对孟诗指出一个“清”字，倘允许我联想套用，王老的画，笔墨正同摩诘，意境也如浩然。有人在谈广东绘画的风格时，认为潮汕画自成一派，但他只谈到师徒授受问题，而潮汕绘画风格如何，却没有指出。我认为，是大可于王老画中领略到潮州派绘画的风格神韵的。



张华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兰若老题画，常署“爱绿草堂”。这“爱绿草堂”是他祖父的书斋。绿色象征生命、希望和纯洁。兰老画兰，兰叶翻腾，兰花挺秀，生命力多么强！他画的鱼乐图九如八美，在纸上角逐游戏，真是无忧无虑的神仙。在他笔下，苍松擎天，丹鹤引颈，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署名爱绿，实是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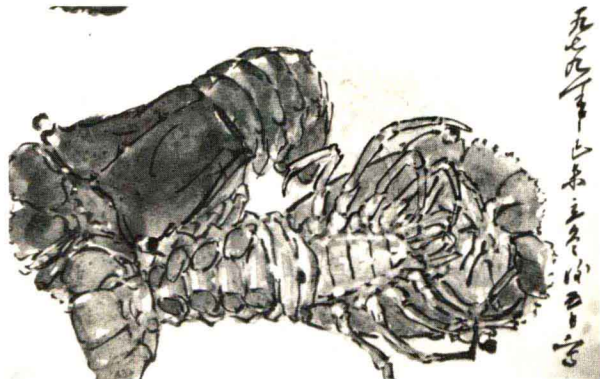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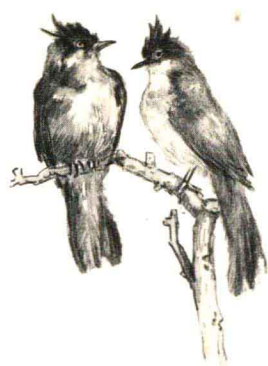
中国微循环学专家修瑞娟在美国受到一次突然袭击，狡黠的记者要求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个问题：“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她冲口而出道：“绿色！”这个答案准会使发问的记者大失所望。因为他是要猎取论据来证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是连爱什么颜色都没有自由的。”修瑞娟竟敢爱绿色，竟敢公开宣称她爱绿色。这对于信谣传谣的记者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呀！兰若老敢于撑出祖传爱绿的老招牌，而且用作品证明他的确是爱绿的。他的画在国外，是海外世界最有效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洗涤剂。

在“史无前例”中，兰老举家栖止破庙，数米而炊，拌盐而食，冬则寒风呼啸，夏则蚊声如雷，还面对着凶恶的面孔和呵斥的声音。人生至此，而还能伏地作长卷，并教育幼儿弱女，于砍柴挑土之余，捉笔作画。这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郭笃老称之为“劲气内敛”。有这样的劲气——也可以说是傻气，才能有这样的艺术造诣；也正是在这种劲气的感召下，他的爱人才能写得一手好字，儿女才能有现在的成就。人们不了解，画家的全部生命都给艺术占住了，他哪有工夫去理睬什么虐待、斗争和杀头呢！

有了这样热爱事业的精神，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兰老爱画兰，我给他题画词中有句云：“拨了芝兰五十年，更加州载画鳞鳊。”这是写实。我曾经这样想过，他为什么爱画兰呢？兰生空谷，寂寞无闻，兰有幽香，但非浓郁。“天地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爱画兰，和他的高洁恬静，不求名利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我题他的兰石图一首生查子词道：“兰生空谷中，十里飘香气，磐石卧山岗，风雨难倾圮。

立身与石坚，才思如兰美。爱画石和兰，此好宁无以？”我自以为是既题画，又题人。

兰老作国画，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非常全面，可称通才。当我们这里还没有引进神仙鱼的时候，他在马来亚骆清泉先生家里就见到了，而且被迷住了。他细心观察，把它入画，并题曰“我爱清泉热带鱼。”他是海滨人，天天在市肆里和桌席上和虾蟹鱼蚌打交道，他发现这些常客的美，也把它们作为绘画的题材。海边人爱吃海鲜，他买回来，先给绘了像，然后交付东厨论处。龙虾画鲜活的，也画煮熟的，这就是所谓



“外师造化”，也是所谓地方特色吧！新疆人画大轮船，广东人画骆驼，象不象尚且不知，美不美更无从说。舍近逐远，陈陈相因，好象大千世界就只有这几件事物可以入画，这就未免太狭了。兰老广辟题材，与物周旋，实在是有所作为的画家。

他师法自然，除了上述观察水族之外，所居蒔花兰草，养金鲤神仙鱼，朝夕侍奉，无间寒暑。他游踪遍全国，黄山、泰山、崂山、峨嵋、重庆、成都、西安以至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无不印过他的履齿。去岁已逾古稀，还到葛洲坝参观伟大的水利工程，访屈原的故居，过明妃的村落，上三峡、登白帝城；游杜甫之草堂，谒武侯之祠宇。太史公游名山大川而文有奇气，兰老不辞跋涉，又岂是观山玩水而已哉！

一九七四年春，同游桑浦山翁万达读书处，登高下望，但见平畴绿野，禾苗因风泛起绿色的涟漪。他对着儿女，指点这千里春光，要他们注意这绿色的涟漪，教他们怎样去表现这绿色的涟漪。他就是这样不放过任何机会教育子女，我觉得生为他的儿女有多么幸福。

他的儿女确因受他株连，度过灰色的童年。但在那个文化受革命的时代，又有哪个童年是金色的呢？相反地，他身教言传，耳提面令，苦心培养，却真的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亲眼见到他的小字辈因为桌高人小而举踵临池，便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他是无愧于他的后代的。

为了赔偿他的儿女失学的损失，他曾四次派他们访天下名胜，“师法自然”，东南西北，足迹遍九州，光就这笔旅费就不少于高等教育学历所需的用费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是最晓得教育儿女，也是最晓得用钱的。我给璜生题手卷的诗中有句云：“弱冠复遣游，足迹遍九州，都门拜父执，于越访名流。入艺苑，登画楼，访古迹，睹新猷。闻未闻，见未见，万千气象美难收。高山更在高山外，到此方知天地大。境界功力扶摇上，绘事而今开生面……。”给种玉题手卷中也有句道：“家法画风与世殊。”并勸勉他们：“铁砚磨穿百炼功，殷勤培养赖若翁”；“艺苑他年树一帜，无忘汝翁苦培栽。”

天旋日转，拨乱反正了，兰老现在已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广东分会理事，汕头画院名誉院长，汕头文联名誉主席，广东省人大代表，汕头市人大常务委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已七十四岁，但每日栽兰种竹，勤奋不减当年，他和其他同命运的人一样，珍惜余晖夕照，企图讨回已失光阴。光看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善良可爱啊！



1 松鹤图

1981





3 林招鱼跳

1953